

奇叔

白杨

爷的一杆戥子、一架药斗、一套碾槽和两部药书，继续为乡亲们看病。奇叔受了三爷的熏陶，立志要像父亲一样当一名好医生。他生性聪慧，把父亲教的医学知识、治病方法和上百例处方反复体悟，细心地运用到给村人的治病实践中。加之政府也在农村开展了半医半农的卫生员业务培训，奇叔聆听了医师的授课，实习完后拿了结业证，而且在行医中还有了自己的尝试和独到见解，奇叔很快成了名副其实的赤脚医生。

我五六岁的时候，患过一次急性黄疸肝炎，奇叔天天到家里来给我打针。那时候，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很差，医疗器械缺乏，一支针管一根针头，只要不碎不弯就用几年。给张三打完了，倒一碗开水烫一烫冲一冲针管，用酒精擦擦针头，再给李四、王五、赵六打，现在想起来不可思议。奇叔给我打针，尽管用心用意给我换上细些的针头，我依旧疼得大声叫唤，边哭边骂奇叔。奇叔不恼，仍笑笑地打完针再把我逗笑了才走。

少时的我，身单力薄，我常去奇叔家玩，也看病抓药。奇叔用戥子把中草药称好，让三爷在锅里焙干，我在灶里拉着风箱烧火，奇叔又捣成面和着蜂蜜制成丸药。奇叔家三间窄小的房子，炕铺、锅灶、粮食柜和中药架一占，要再来上三四个看病的，就挤得人转不过身，奇叔就这样过了几十年。

随着儿女逐渐长大，奇叔家里住不开，想批个宅基地却很难得，加上手头没钱，就一拖再拖。我参军前的那些年，有多少个夜晚，我都叫奇叔来我家，和我同铺睡觉。奇叔曾在县药材公司实习，又在北宽坪种药，到商洛地区参加会议，是见过世面

的人，在村里算得上是有知识的人。我们聊人生、聊社会、聊村里大事、聊谁家儿子孝敬老人，不觉得，天就大亮了。奇叔有自己的思想，对村院的家长里短有自己的见解。奇叔对医疗事业很敬重，很虔诚，也很忠心。奇叔对妇科病有拿手之处，治好了上村下院不少疑难杂症。他很早就多次给我讲过，世有妇科，也应有男科，他用几年时间写了几万字的《男科论》，并运用到治病救人当中。那时候，刊物少，可能最终也没有发表。

有一年，奇叔窄小的三间瓦房突然莫名其妙地失火了，消防队的车进不了村里的巷道，眼睁睁看着房子烧完了，值钱的铺盖粮食、中西药物、锅碗瓢盆一样都没抢救出来，幸亏没伤到人。常言说，水冲火烧当日穷。奇叔一下子穷到了负数，烧毁的那些中西药物可都是赔账而来的啊！

此后的几年，奇叔一直住在生产队大窑旁的小磨坊里。磨坊似乎要比奇叔家的房子宽敞些，我常去玩和买药，也给奇叔宽心。说到高兴处，奇叔还给我出了一句上联：北宽坪广东坪坪上有坪，我想来想去都没能对出下联。

1987年底，我承头和几个热血青年成立了南秦文学社，创办了《百草园》油印刊物，除了稿子一无所有。我把这事说给奇叔，奇叔很支持，当即给了我一块钱，说让我买纸，我很感激，又不好意思接钱，奇叔说：“你弄的是正经事，多的我没有，一块钱要嫌少，不添斤添两。”我接过一块钱，觉得沉甸甸的，含着泪花给奇叔鞠了一躬。当时，一块钱能买20张整开白有光纸，可以印十本《百草园》油印刊物。有了奇叔的支持，我再找人集资一些，借用了杨峪河区文化站的铁笔蜡纸就开了。每期《百草园》出

刊后，我先要给奇叔送一，还给他发过一篇小稿子。奇叔用了“冰山”二字做笔名，我开玩笑说：“没这么寒吧？”奇叔笑着说：“比冰山还要寒！”

人说，盖房子是衰运。奇叔一生盖了两次房，自然也受尽了苦头。在塬上兑换不到盖房的地方，奇叔贷了款把房子建在社沟口的小河边。过了几年，由于屋漏等原因，奇叔又翻建了一次。本来就身单瘦小的奇叔，一下子瘦了几圈。刚刚建起房子那阵儿，离村子远，群众看病不太方便，奇叔回村里出诊也得好一会儿走。后来，改革提速，村里人富了，家家户户给娃娶媳妇盖新房，呼呼啦啦盖得几乎连住了奇叔的房子，奇叔家周围变得热闹起来。儿子王强卫校毕业，奇叔有了帮手，国家对公共卫生事业加大投入，农村医疗站升级改造成了社区卫生室，设了几张病床，整天忙个不停，奇叔的事业红火，日子活泛了。

再后来，城市建设框架拉大，奇叔的房子被征迁了，赔了奇叔家几辈子都没见过的钱，还要给两套房子。这样的好光景，奇叔却知道了。

2015年腊月十三傍晚，南秦川道的公路上，大车小车摩托车像往常一样川流不息，灯光忽远忽近、忽明忽暗，奇叔在匆匆匆匆下赵堰社区患者送药途中遭遇车祸，这年，奇叔69岁。

我后来才听说，那个患者当晚是有药吃的，奇叔完全可以在第二天早上出诊。奇叔临出门时对儿子王强说：“病家是急家，给人治病，不能拖沓，不光要医病，还要医思想。医生到了，药到了，病人心里不慌慌，就有了精神支柱，痛苦少些，病也就好得快些。”

太阳的运行轨迹越向南偏，旬河就显得越纤细。阳光照射下，河面波光粼粼的，像一个调皮的孩子，拿面镜子不断向着太阳挥动，把冬阳明亮温柔的光辉，泼洒得满河都是。

旬河在崇山峻岭中蜿蜒奔流。高山流水演绎的是一曲无始无终连休止符都省略了的风花雪月。只有水能幻化出千般姿态、万种风情，河水在哪里一跌宕、一逗留、一回眸、一拐弯、一荡漾，哪里指定就有一段美妙动人的传说或故事。

旬河拐弯的地方，河面陡然宽阔了许多，河水也就舒缓平静了许多。河湾一刻不停地吸纳、吞吐着推拥而来又踟躇而去的河水。河水来得很急，气喘吁吁的，到了这个河湾，便延宕、徘徊起来，相互拥挤、叠压、揉搓、翻滚，搅得原本寂静的河湾热闹了许多。急急而来又不想快快走的水，在这里积成了一个很大很深的潭。看着旋转、徘徊的水，突然感觉到水也是很累的，河水承载了太多的期盼、山岳、舟楫、鱼虾、飞禽、岁华、季节……眼下，河湾这熟龄、厚重、绚丽的初冬美景，也是河水从秦岭深处驮来的。

河湾的冬日美景在深山里孕育、生长着，色彩斑斓隐藏在秦岭深处的七谷八岔、千沟万壑之中。风一起，挂在树梢上点点滴滴的寒露聚集成水，沿条条小溪流淌进旬河，便一往无前地向东流去。旬河水流进旬河湾，让摇曳在水里的树影一搅拌，便成了一块摊满赤橙黄绿绿的调色盘。

初冬时节，河湾里的美景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平面，它是经过精心组合的。细细端详，河湾里的美是一个个层林尽染和一个个万山红遍的叠加，一年又一年，一季又一季，一种又一种，一片又一片，一层又一层的颜色叠加在一起，就染成了这绚丽多姿的美；河湾里的美是花草从叶芽萌发到残叶凋零，化作春泥更护花壮美。草木虽只一秋，但逢春生发并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涅槃和重生。美景虽然短暂，但大红大紫却是一种对生命本色的喷薄、对生命能量的宣泄和生命意义的诠释；河湾里的美有着红的炽热、橙的温暖、绿的清凉、青的冷峻。站在河岸边，嗅一嗅风，就能感到季节变化。

河湾里的美也是有滋有味，就如一坛坛贮存在石瓮中醇香的酒。这酒，应该是秦岭山上的仙草、百花、野果、清露、甘泉，经过拌和、发酵、蒸馏后流淌出来醇香诱人、甘冽无比的琼浆玉液。这个季节，沿着旬河行走，两岸的农夫都在收获着成片成片的、铺足了糖分的甘蔗。假以时日，这些甘蔗就变成了拌和着大曲的酒糟，旬河两岸处处都氤氲着开缸的酒雾，四下都弥漫着醇香的酒气，不用表亲表妹劝饮，人早就醉了。

秦岭深山中那万仞绝壁上的石窟里、数以亿万计的野生蜜蜂忙着采蜜，当悬崖上洞窟里的蜜贮满了，便往出流进旬河里。挂在山崖上黏稠的蜜汁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奇香无比，引来无数的鸟雀、虫兽聚集取食。这时，旬河里的水就甜就香，用来酿酒，酒是甜的；用来泡茶，茶是香的。旬河两岸众多的百岁翁媪，他们身体硬朗，也是因了常年饮用旬河水。

这个时候，河湾里的美景就像是不同风格的画家在画纸上涂抹出来的一幅幅精美绝伦的画，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着光影、色彩和构图。早晨的薄雾中，河湾被描绘成一幅淡淡的素描，灵动的河在若隐若现、似真似幻中舞蹈着婀娜的身姿；中午的艳阳下，河湾被描绘成毫发毕现的工笔，有五彩的山峦、清晰的树影、牵牛的农人、浣衣的村姑；傍晚的晚霞里，河湾又被涂抹成浓墨重彩的写意，黝黑的深潭、浓密的竹林、缥缈的远山……那么恬淡、悠然、静好。

暖阳下，躺在河湾那片温暖、柔软、细密的沙滩上，看蓝天上流云飘逸，听河水在推沙移石，轻嗅果香酒醇，想这条五彩的河与那个五彩的梦……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和幸福！

州城美景

杨丽媛

州城的秋在金黄色的银杏林中，在丹江岸边那一片波斯菊花海里，在山峦上如同调色板一样的红黄叶中，在公园里小孩子的嬉闹声中恬静而温柔地离去。高远的蓝天，上涨的河水，气温骤降，小城初冬的景色也慢慢地点亮了大家的眼眸。

单是丹江河边上的那片银杏林就足以让人沉醉，顺着丹江河东西走向慢慢向前延伸，两边是银杏林，中间不大的空地上有座椅、长廊，草坪铺地，绿草茵茵，树环绕着水，水滋润着树。丹江绿水、金灿灿的银杏树，缤纷的花海，吸引着州城人的脚步。金黄的银杏树，昂首挺胸地站在瑟瑟凉风中，直到绿叶变黄，从秋调色板中脱颖而出点缀着州城。

走在落满银杏叶的小路上，好似走在了一方拥有神奇魔力的地毯上，银杏叶包裹着脚，抚摸着行人的足印，温柔从脚底传到心里，是那么舒服，那般安帖。公园里的鸟雀在银杏树上欢快地跳跃着，不远处的波斯菊花海却吸引着更多的游人。

成片成片的波斯菊随风轻摆，像美丽的蝴蝶翩跹飞在草丛间，花瓣温婉可人，散发着淡淡的芳香。如果说银杏树是沉稳独立的男子，那么波斯菊就是活泼美丽的姑娘。粉色、淡紫、深红、橘红、白色、浅红，浓淡相间，点亮了岸边的风景，衬托着绿色的草和金色的树都有了动感，有了美感。蜜蜂踩着金黄色的花蕊，快乐地飞舞在花朵之间。阳光下，这群精灵闪着光，晃着脑袋，仰着娇嫩的笑脸，纤细的腰身在风中站立成独特的风景。旁边的一位穿着粉色衣服的美女在花丛中拍照，妩媚的笑脸与娇艳的花儿相映成趣，和谐而又美好。

河边的风景醉人，山上亦是。沿着老312国道往秦岭里走，山上那红叶、黄叶、绿叶，一层层、一片片……红的温暖，黄的鲜亮，绿的沉稳。这儿一簇红色，那儿一簇黄色，还有一簇渐变色，像是调皮的孩子在山上绘就了一幅五颜六色的画，那么妩媚，那么缤纷，那么妖娆！大自然的馈赠啊，如此丰厚、多彩！秦岭南麓的小城和小城中的人们，在如此美妙的州城美景中徜徉，在一隅宁静中平安祥和地生活着。



商洛山

(总第2389期)

刊头摄影 吴履山

奇险戴云山

姜军娥

前的，稍一靠近，电子报告声声告警，令人望而却步；另一座山头稍高，有庙，戴云山著名的“云海日出”便藏在那里。

戴云山我去过几次，次次都未登顶，脑海中的日出云海、怪石乱滩、远湖近树魂牵梦绕，不肯饶我。索性选了个空闲得偿所愿，这一次终于登顶临渊，视野所触，豁然开朗。

极目远眺，仙娥湖全景尽收眼底。站在高处，好比在眼底架起广角镜头，眼前的仙娥湖急速浓缩退后，二龙戏珠的山川脉络纤毫尽显，一湖碧水静如玉，俯仰之间，山高树低，万物皆浩渺起来，心中也热情澎湃，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会当凌绝顶，一览

众山小”的快意！

脚下怪石嶙峋，形成万千沟壑，几疑似人工堆砌，就像是为美景造势，于美处，偏要历险。非手脚并用，匍匐“膜拜”不可靠前。女孩子逞强好胜，小心翼翼地绕到那块突悬在半空中的石峰之上，让男朋友给拍照，拍完还要验收：角度要选好，远景是仙娥湖，要取全景。你看你选的啥景？枉费我这么历险！要有深渊的感觉。哎呀我两腿发软，瑟瑟发抖，吓人得很。

人心不足，平平常常的美轻易触动不到内心深处。于平凡中要见奇，于安安处要涉险，于欢悦尽头要感到怕。大自然何其坦荡，何其宽宏，你所要的，都能给予你。